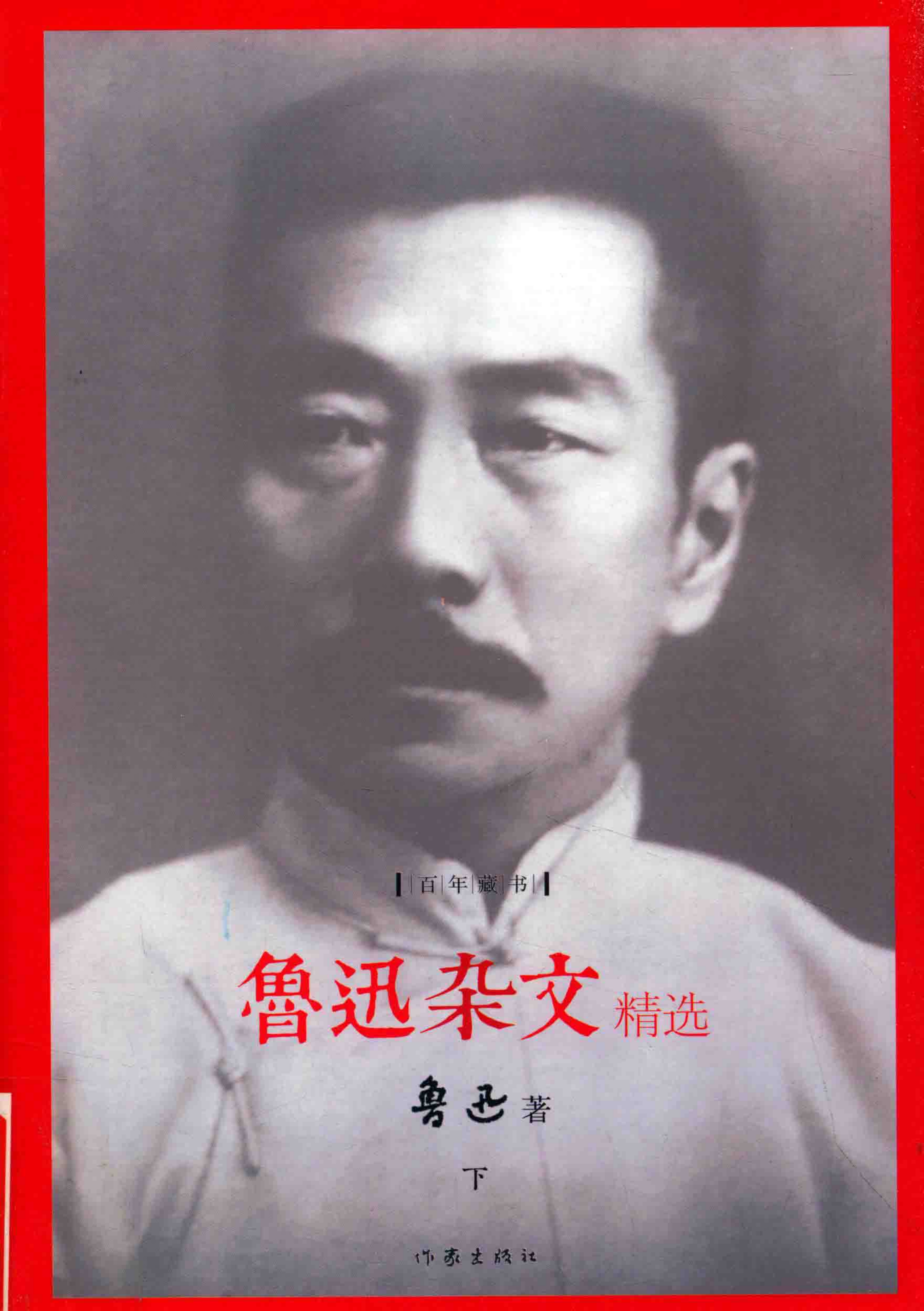




||百年藏书||

鲁迅杂文 精选

鲁迅 著

下

作家出版社

「百年藏书」

鲁迅杂文精选

①下

鲁迅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南腔北调集

- 483 我们不再受骗了
- 486 论“第三种人”
- 491 《自选集》自序
- 494 祝中俄文字之交
- 499 听说梦
- 50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507 谈金圣叹
- 510 又论“第三种人”
- 515 “蜜蜂”与“蜜”
- 517 经 验
- 520 谚 语

- 523 上海的少女
- 525 上海的儿童
- 527 “论语一年”
- 532 小品文的危机
- 536 关于妇女解放
- 539 论翻印木刻
- 543 作文秘诀
- 547 捣鬼心传

伪自由书

- 553 观 斗
- 555 逃的辩护

557 崇 实
559 电的利弊
561 航空救国三愿
563 颂 萧
569 从讽刺到幽默
571 从幽默到正经
573 文学上的折扣
576 “光明所到……”
578 止哭文学
584 “人 话”
587 文人无文
593 “以夷制夷”
600 言论自由的界限
602 不求甚解

准风月谈

607 序的解放
609 智识过剩
611 诗和预言
613 中国的奇想
615 豪语的折扣
617 “中国文坛的悲观”

619 “揩 油”
621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623 由聋而哑
626 男人的进化
629 同意和解释
631 电影的教训
633 礼
635 吃 教
637 禁用和自造
639 重三感旧
641 “感旧”以后(上)
646 “感旧”以后(下)
649 黄 祸
651 “滑稽”例解
654 外国也有
656 扑 空
665 野兽训练法
667 反 刍
669 归 厚
671 难得糊涂
673 古书中寻活字汇
675 “商定”文豪
677 青年与老子

花边文字

- 681 未来的光荣
- 683 批评家的批评家
- 685 运 命
- 687 大小骗
- 689 “小童挡驾”
- 691 古人并不纯厚
- 693 法会和歌剧
- 695 洋服的没落
- 697 朋 友
- 699 小品文的生机
- 701 刀“式”辩
- 703 化名新法
- 705 一思而行
- 707 推己及人
- 709 “此生或彼生”
- 711 正是时候
- 713 “彻底”的底子
- 715 知了世界
- 717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 722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 725 做文章

- 727 趋时和复古
- 729 安贫乐道法
- 731 迎神和咬人
- 733 “大雪纷飞”
- 735 “莎士比亚”
- 737 商贾的批评
- 739 考场三丑
- 741 又是“莎士比亚”
- 743 奇 怪(三)
- 746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 748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 750 骂杀与捧杀

且介亭杂文

- 75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763 论“旧形式的采用”
- 767 连环图画琐谈
- 769 儒 术
- 774 拿来主义
- 777 隔 膜
- 78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784 中国语文的新生

- 787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789 “以眼还眼”
- 794 脸谱臆测
- 797 随便翻翻
- 801 论俗人应避雅人

且介亭杂文二集

- 807 漫谈“漫画”
- 8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 831 非有复译不可
- 834 从“别字”说开去
- 839 “京派”和“海派”
- 843 弄堂生意古今谈
- 846 什么是“讽刺”
- 849 论“人言可畏”
- 853 论毛笔之类
- 856 逃 名
- 859 论新文字

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集

- 865 写于深夜里
- 878 三月的租界

集外集

- 885 “说不出”
- 887 烽火五则
- 888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 890 杂 语
- 892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896 流言和谎话
- 899 《穷人》小引

集外集拾遗及补编

- 905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 907 又是“古已有之”

- | | |
|-----------------|--------------|
| 909 诗歌之敌 | 943 随感录 |
| 914 报《奇哉所谓……》 | 945 寸 铁 |
| 923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 947 文学救国法 |
| 926 一个“罪犯”的自述 | 949 新的世故 |
| 928 老调子已经唱完 | 959 关于知识阶级 |
| 936 文艺的大众化 | 967 辩“文人无行” |
| 938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 969 “骗月亮” |
| 941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 | 970 “有不为斋” |
| 自序 | 971 两种“黄帝子孙” |

南腔北调集

我们不再受骗了^①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很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梭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Umansky）说，一九一九年中，在莫斯科的展览会就有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① 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北斗》。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

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痼疾，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

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

论“第三种人”^①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

^① 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现代》。

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

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感，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想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

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